

电视连续剧《主角》在央视一套播出后，火爆网络，就连《主角》的拍摄地——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，也成了承载当代人集体记忆的文化容器。

这个地处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、秦岭北麓松坪山下的影视基地，原是当年轻工业部唯一定点配套军工计时仪器的专业厂家——风雷仪表厂，基地完整保留了苏式厂房、工业建筑群及生活区场景。人们一脚踩进《主角》的旧时光，就会重拾刻在红砖里的青春记忆。

走进大门，写有“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”的屏风撞入眼帘。顺着水泥路前行，尽头墙上竖着的一块“奋飞吧中华”的大幅彩色宣传画还浸着岁月余温。向右的院墙上挂着胡三元、花彩香、米兰、小白鞋、苟存忠、刘红兵、忆秦娥等演员的剧照，每一张照片都带着温度，每一句话都说透人生。

主角体验馆就设在“光阴剧场”里。走进去，便是“秦腔皇后”忆秦娥的相关介绍和塑像，正对门的大红盔头下面放着一张木椅，游客可以坐此拍照。在广播体验间，爱人坐到椅子上，拿起桌上的话筒，体验一回当播音员的感觉；而我则在“回忆来电”体验间，接听了一通从南京打来的电话：“喂，同志你好！我是赵增富，今年93岁，1966年响应国家号召支援三线建设，从上海来到西安风雷仪表厂，在这里洒下了33年的青春岁月……”听着电话中的声音，我的眼睛有些湿润。体验馆内，剧中使用过的自行车、住院证、电影入场券……还有不同

时期的电视机、影片等物件都藏着旧日故事，让人重拾旧梦。

四合院是《主角》的重要拍摄场景。四合院内，胡三元与花彩香的居所、院中那座自来水池，都成了游客必停的打卡点，指尖拂过的老砖旧瓦，全是说不尽的怀旧兴致。缓缓走进厨房与食堂，我站在打饭窗口从里往外望，剧中众人围坐吃饭、说笑打趣的鲜活场景一下子撞进脑海，连碗筷碰撞的声响都仿佛清晰可闻。穿过后厨，就是忆秦娥烧火、睡觉的地方，游客纷纷走下去，体验一回铲炭烧火的感觉，看一看忆秦娥住的小屋。一个小青年悄悄取出忆秦娥藏小物件的砖块，然后从兜里掏出10元钱塞到里面，许是对忆秦娥的坎坷际遇心生惻隐吧！走出院子，我们来到苟存忠看门的地方，人们都默默不语，因为其中一集里，苟存忠猝死于舞台上了。一位带着关中口音的游客低声说道：“苟师是个好人，怪可惜的！”

“宁州秦腔剧团”大门挨着四合院。走进院子，练功房摆放的青衣水袖、锣鼓竹板还透着旧香，教室黑板上的

《映山红》歌谱还透着鲜活劲儿，宿舍内学员的欢声笑语还绕着房梁打旋……坡下的“北山地区人民政府驻长安市办事处”的大院、停车场的各种型号车辆，还有正在举办的“母亲的家什展”“旧影人间：年代老照片展”“港影年代：香港电影收藏展”，无不透着半个世纪前的生活质感，连空气里都飘着旧时光独有的温吞烟火气。

在《主角》的旧时光里徜徉

肖健

世人看惯了的颜色，大抵都是那些分明爽利的。朱红的醇厚、青绿的新鲜、玄白的清正，都是天地自然生出来的正色，合礼顺心，看着安稳。唯独紫色，来得别有不同。它不全是山野草木的色相，多是古人凭着耐心与炉火，打磨淬炼出来的，是属于华夏的颜色。

“紫”字偏旁从系，《说文解字》说，是青赤相合的帛色。这般的紫，出自草根流水，染在丝帛之上，温柔朴素，常年落在人间烟火里。只是地下出土的古物告诉我们，偌大华夏还有另一种紫，更为古老，也更为沉穆。这颜色世间本不常有，是先民熔炼矿石，借窑火天成的，后人叫它“汉紫”，也就是中国紫。与世界统称的埃及蓝、波斯绿、西班牙黄等，齐足并驱。

紫的根，埋在西周关中的旧窑里。那时的工匠仿玉烧料，熔炼着山间的矿石，烈火灼灼，偶尔析出一点细碎的紫晶。工艺尚浅，色泽也微茫，不成气候，只悄悄藏在古旧料珠的缝隙间，无人留意。

到了战国秦川一带，火候与配比，才慢慢被人摸透。秦人守着渭水沃土，以千度炉火反复煅烧矿石，慢慢炼出均匀沉润的紫色料器。如今出土的古紫棋子、紫色饰件，都是当年慢慢磨出来的光景。最动人的，还是兵马俑身上残存的紫彩。两千年水土深埋，风吹土蚀，那一抹紫依旧沉静不浮，温润有度。这是秦汉宫廷专属的颜色，得来不易，用料极奢，只供王室仪仗与礼器使用，寻常世人，是轻易见不到的。

于是华夏的紫，便有了两脉。一脉出自炉火矿石，沉穆高贵，带着王朝的雍容风骨；一脉出自山野紫草，柔和清淡，顺着人间烟火缓缓流淌。刚一柔，合在一起，成为完整的中国紫。

当然，即便是草木染紫，也极费光阴。入山采得紫草根，清水浸泡，日日沤养晾晒，复又浸染，反反复复数十次，素帛上才晕得出一层安稳的紫色。不像朱红一染即成，不像青绿随手可得。紫的成型，从来都是慢慢堆叠、慢慢沉淀的。

上古的礼法是严谨的，以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为五常正色，唯纯粹为尊。紫是两色相融，不在正统之列，便不为先儒所喜。《论语》里说“恶紫之夺

中国紫

柳笛

世间颜色种种，唯独紫，走过最完整的岁月。萌于西周窑火，熟于战国秦川，盛于秦汉盛世，从礼法的边缘，慢慢走到天地中央。

朱也”，想来孔圣人所不喜的，不是紫色本身，是它温润幽深，偏偏能盖过朱红的端正，破了古来固有的秩序。春秋时齐桓公偏爱紫衣，一城之人纷纷效仿，紫帛的价钱也就跟着贵了数倍。说到底，还是它太过难得，纵然一时被礼法非议，骨子里的矜贵气韵，终究是藏不住的。

岁月缓缓流过，周时那刻板的规矩，也慢慢松了。到了汉唐，世人看色，不再只拘泥正与不正，更重气韵沉厚，紫色便慢慢走出非议，稳稳登上了殿堂高处。秦汉传下的矿石紫，用来装点壁画、装饰礼器，衬着盛世的雍容。唐代官制规整，三品以上的大臣方能身着紫袍，腰佩紫绶。朝堂间往来的紫衣，都是半生勤恳、官至要职的人。帝王的敕令叫紫诰，宦官的印绶系紫丝。曾经破格的中间色，终究成了人世功业与朝堂威仪的象征。

庙堂的紫，载着人间的功名沉浮；天上的紫，藏着古人对天地的敬畏。昔人仰观星象，以中天紫微垣为天帝居所，统摄万象，最为尊贵。人间帝王自居天子，便以紫命名宫阙，紫禁城、紫宸殿，都是借这天象的沉静，承天地的秩序。

函谷关的旧事，又给了紫色一番温柔的祥瑞。老子西出函谷，紫气漫过关山，悠悠不散。这般瑞气，不烈不艳，安

安静静的，是圣贤将至、大道将兴的征兆，于是仙家洞府称紫府，道家经卷名紫书，山间流云唤作紫云，皆因这紫色清虚悠远、静而不寂，最合天地自然的道理。

走在山河之间，总能遇见深浅不一的紫。塞北霜叶辽阔，沙场落日凄沉，李贺笔下“塞上燕脂凝夜紫”，征人的血汗浸在黄沙里，经暮色寒霜沉淀，化作一片沉沉夜紫。这里的紫，带着边关的风霜，载着家国的厚重，沉郁得让人不敢轻看。待到日暮山空，烟光慢慢收尽，王勃所见“烟光凝而暮山紫”，千山褪去白日的喧闹，静静笼上一层淡紫苍茫，天地归寂、四时安然，所有的浮躁，都在这一抹山色里静了下来。

文人的书案上，紫最是温雅妥帖。古人取紫草染纸，做成一方方紫霞小笺。它没有白纸的清冽孤峭，也无彩纸的轻佻艳丽，它色泽温厚、气韵悠长，最适合安放人心深处的情绪。人们用它写家书、题小诗、抄闲经、记流年。那些沉淀已久的心事、绵长清淡的情绪，最宜落在这紫笺之上。

世间颜色种种，唯独紫，走过最完整的岁月。萌于西周窑火，熟于战国秦川，盛于秦汉盛世，从礼法的边缘，慢慢走到天地中央。朱红太刚，容易拘滞；青绿太淡，略显清寒；黑白分界太清，少了通融的余地。只有紫色，融了青的静，含了红的暖，承了炉火的刚，又纳了草木的柔，在两相制衡里，养出中和沉稳的气象。

细细想来，国人千年的审美迭代，原也是慢慢通透沉淀的。一味纯粹刚直，难免刻板僵化，失了灵动。历经岁月打磨，兼容融汇，方能沉淀出包容万象的深沉底蕴。所谓至诚至雅的绝色，从不是浓烈厚重的压迫感，而是看过世态万千、阅尽人间风物后，依旧温和自适的笃定，还是历经沧桑更迭后，仍旧从容淡然的骨风。

这一抹中国紫，见过周礼深严的礼法，守过秦汉窑火的淬炼，载过朝堂勋业的功名，浸过塞北沙场的风霜，落过文人案头的清雅。世间万般色彩更迭流转、来去匆匆，唯有它不艳不燥、不偏不执，于时光长河中安静沉淀，于人文烟火里温柔自制，淬炼为华夏文明绵长温润的底色。



墨耘·曾广闲文专栏

丝路长安：琵琶叩海（1）

墨耘

1987年4月，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法门寺唐代地宫时，发现了一块物账碑，碑文详细记载了唐懿宗、僖宗等皇室成员供奉的金银宝器、丝绸衣物等共计2499件。这些珍贵文物中，18件精美的琉璃器具有鲜明的异域风格，如东罗马琉璃器、伊斯兰琉璃器等，美轮美奂。专家指出，这些琉璃器很大一

部分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。

这些精美的琉璃器，将我们的视野拉向了遥远的古都长安，这里，既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，也是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内陆的终点。长安的暮鼓晨钟，穿过云雾，回响在千年的中华大地上，依然传诵着丝绸之路的动人传说。说起

长安与丝绸之路的关系，人们惯于将它与大漠、雪山、琵琶相连，仿佛这座千年帝都只属于陆上丝路，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”是它的基本音调。但鲜有人知，它也顺着西北风，带着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吹向碧波万顷的南海，通向那条蔚蓝的海上通途，描绘着“连天浪静长鲸息，映日帆多宝舶来”的壮美画卷。

汉武帝建元三年（公元前138年）的春天，温柔的东南风随着郎官张骞的使团自未央宫卷起，带着黄土气息，一路向西。那不是一次寻常的出使，是汉武帝需要找到传说中的大月氏，缔结一个曾向着日落方向悲愤迁徙的遥远同盟，去夹击匈奴。

一个聋人，是怎样听见世界的

宋媛媛

左右是商洛山阳人，他老家门前淌着一条河，叫金钱河，这条河从秦岭深处浩浩汤汤流出，一路往南，最后跟着汉水汇入长江；我的故乡南阳南召，也有这样一条河，叫白河，它从伏牛山东麓逶迤而下，不停向南走，与汉水相遇后共赴长江。

一个远在百里之外的人，小时候蹒跚过的那道水，顺着山势一路往南辗转，竟也流过我的童年，汇入了同一条长河。

河流曾给过左右一段无忧无虑的光景，但也夺走了他最初的幸福。六岁那年夏天，他与小伙伴们在河里玩水，回家后便发起了高烧。村医漫不经心地给他输了过期的链霉素，烧退后，耳朵却失聪了。到七岁的时候，他已经完全听不见任何声音。

河水的奔腾、虫鸣的聒噪、父亲的责骂与母亲的哀泣，一下子从这个小

男孩的世界里消失了。他不甘地爬到高高的椿树上，对着天空大喊：把耳朵还给我！可上帝是个聋子，什么也听不到。

就连父母为了给他引路，带回家的小黑狗，都是一只“哑巴狗”。那狗木木呆呆的，只会做出凶悍的样子，吓跑欺负他的小朋友，遇到危险，第一时间冲出来挡在它的小主人身前，可它从不在左右面前吭声。

突然坠入无边寂静的周遭，让这个年幼的孩子茫然无措极了，他不安地爬到老核桃树上，在那里铺了稻草，挂了皂角铃铛，一个小木屋就这样暂时安放了他的惶惑。他在树上读书，小松鼠蹑手蹑脚过来偷花生，喜鹊也在隔壁椿树上安了家。耳朵听不见之后，他愣是用眼睛把一整个林子都养活了。

“你的耳朵跑到天上去了，变成

了星星。你好好读书，它们就自己回来了。”并没多高文化水平的母亲跟他这样说。于是他更拼命地读书，光读书还不够，他把自己重新观察世界的方式也都悉心记录了下来。比如，小木耳是树的耳朵，星星是飞走的耳朵，秋风一吹树皮颤动是知了在手心震，他用诗人的眼睛对身边的事物重新命名。也许在左右那里，诗意并非修饰，而是他为自己选择的一种活法。甚至，他都不需要借助修辞，他用眼睛为自己制造的多重感官，便是无与伦比的修辞。

“我想做一个能听见声音的聋人”，直到现在，左右还做着这样的美梦。他去城里找工作，找一份能让母亲放心、让父亲不再觉得丢人的工作。跑了很多趟，吃了很多亏，在面试时还因为聋哑被人骗过五千块押金。但他依然想着，只要那支笔还能写，就还没到

绝路。他靠着在网上教小学生写作文，一点一点地攒着，后来结了婚，有了家。与自己和解，首先需要接受残缺，而坦然接受残缺，未尝不是生命的另一种馈赠。

诚如阎安所说：“左右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用生命写诗的人，上帝藏起了他的耳朵、舌头，是要他以更加确切的方式帮助人们，也帮助自己恢复并实现语言从听觉、嗅觉、触觉的全面复活。”无论是秦岭山中漫长遥远的童年，还是出走又归来的父亲；无论是替他听见世界的狗，还是深夜佝偻着背翻字典的母亲，他用写作替自己找回声音的执着与坚守，都是他曾经深情活过的痕迹。这些文字安安静静地告诉我们：在声音消失的地方，另一种听见正在发生。

“新大众文艺”这个命题被谈论了太多太多次，直到遇见左右这样的

作者，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才终于长出了骨血。所谓新大众文艺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概念，而是一个从底层寂静里走出来的鲜活具体的人，拿着笔，为了生存，为了给自己挣一份体面，把经历和痛苦掰开揉碎了写成文字。那些字跌跌撞撞的，有些地方甚至看起来有点笨拙，可它们是真挚而动人的。

我小时候在白河边洗衣裳，和小伙伴们戏水玩耍，也曾把无处言说的少女心事说给它听；左右在商洛山里蹒跚过的水，隔着几百里路，在汉水和我遇见了。许多年后，他在金钱河边写下的文字，变成了我手头的一部书稿，我从那些字句里，辨认出了他涉水而来的方向。

他的声音没了，但文字替他一路蹒跚过，蹒跚到了我手上，也蹒跚进了这本书里。